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二)



香港偉文書店出版

目次

十三 難言之隱……………三

十四 太湖煙水……………二五

十五 淒涼身世……………六五



雲紫蘿放目遙觀，只見一葉扁舟，順流而下，一個少年披着狐裘的彈琴朗吟，一個黃衫客倚舷長嘯。



十三、難言之隱

紅箋小字，說盡平生意。鴻雁在雲魚在水，惆悵此情難寄。斜陽獨倚西樓，遙山恰對簾鉤。人面不知何處？綠

波依舊東流。

——晏殊

孟元超心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眉頭一皺，朗聲說道：「秦香主但說無妨！」秦冲放下茶杯，緩緩說道：「少年血氣方剛，戒之在色。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妻房，未必就是福氣。眼前楊牧之事，就是例子。孟兄，我這話不知說得對是不對？」

孟元超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也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？」秦冲道：「我最喜結交心直口快的朋友，孟兄請說！」

孟元超道：「貴幫幫主才貌雙全，金大俠與她的美滿姻緣，天下人無不艷羨。可見紅顏禍水的話乃是虛妄的了。」

這話駁得秦冲啞口無言，心裏想道：「他佯作糊塗，我要不要和他打開天窗說亮話

呢？」

孟元超則是在着惱之中兼有幾分疑惑，同樣的想道：「他分明是在向我諷示，懷疑我與紫蘿有甚見不得人的事了。奇怪，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懷疑呢？我要不要和他打開天窗說亮話呢？」

正在大家都是尷尬之際，忽聽得外面大門打開，一個聲音連接着一個聲音叫道：「送客——送客——」這是十分隆重的送客儀式。

孟元超抬眼一看，只見李敦陪着一個客人，剛好從外間的庭院經過。這個客人大約三十多歲年紀，身披貂皮外套，頭戴一頂熊皮筒子帽兒，帽簷壓着鬚梢，眼睛左顧右盼，似乎是在找尋什麼人的神氣。

秦冲本來正要說話的，聽得「送客」的聲音，忽地又不說了。提起茶壺，低下頭慢慢的斟茶，掩飾自己的窘態。孟元超不禁又是大為疑惑，「爲什麼他好像害怕給這客人看見呢？」

那個客人已經走出外院的拱門了，但却聽得他聲音說道：「剛才那位秦香主呢？我想向他辭行。」

李敦說道：「秦香主剛剛有點事出去了，回來我會和他說的。」

孟元超更是覺得奇怪，暗自想道：「原來秦冲剛才才是已經和他見過面的了，何以現在又要避開他呢？」

他那裏猜想得到，並非秦冲避免見這客人，而是爲了不想讓孟元超給這客人看見。李敦送客回來，如釋重負，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對不住孟兄，勞你久候了。敝幫主知道孟兄來到，十分歡喜，請孟兄現在就去相晤。」

李秦二人帶領孟元超進了客廳，便往內堂稟報，過了一會，只聽得環珮叮咚，孟元超的眼睛陡地一亮，一個中年美婦走了出來，一見面就予人一個英姿颯爽的感覺！

孟元超暗暗稱讚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位天下聞名的女中豪傑，果然是氣度不凡！」史紅英出來之後，李秦二人便即告退。按照普通的習慣來說，史紅英是個女幫主，接見男賓之時，少不了是有幫中的頭目作陪的。現在李秦二人雙雙告退，不問可知，是在內堂之時得到史紅英吩咐的了。孟元超不覺又多一重納罕：「她單獨接見我，莫非是有什麼事要告訴我麼？」

寒暄過後，史紅英笑道：「孟少俠，你只是一個人來麼？那位林姑娘呢？我叫她到蘇州接你，想必你們是見過了面的吧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她來的時候，我恰巧不在家中，不過後來却在路上碰上了。」

史紅英笑道：「哦，有這樣的巧事，那麼她到那裏去了，何以不陪你同來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她到泰山去了。」

史紅英有點詫異，說道：「她到泰山去了？我本以為她是不願意去的，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。你們在路上是怎麼遇上的？」

孟元超因為不知原委，自是感到莫名其妙，說道：「說起來可真是巧上加巧，我在碰上林姑娘的同時，還碰見了從關東來的尉遲大俠。」

史紅英詫道：「尉遲燭也來了麼？他怎會認識你的？」

孟元超笑道：「我和他打了一架呢！」當下將那天的事情一一說與史紅英知道。

史紅英聽得十分留神，聽了之後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們倒是不打不成相識呢。我和逐流以前相識也是這樣的。」

孟元超起初以為她說的「不打不成相識」是指他和尉遲燭而言，後來才知道她說是林無雙，不覺臉上一紅。

史紅英接着說道：「原來你們還碰上了御林軍的副統領，這是那一天的事情？」

孟元超屈指一算，說道：「四天之前。」

史紅英微有詫色，說道：「四天之前，這可就有點奇怪了。」孟元超莫名其妙，說

道：「奇怪什麼？」

史紅英道：「有一個人也是在四天之前碰見石朝璣，但他所說的地點却是不同。難道石朝璣有分身之術？」

孟元超也覺奇怪，說道：「那人是誰？」

史紅英望了孟元超一眼，說道：「就是剛才來的那個客人，他還說起了你呢！」

孟元超大爲詫異，也顧不得什麼「禁忌」了，衝口而出，便即問道：「我可不認識他呀，何以他會說起我呢？他是誰？」

史紅英緩緩說道：「他是薊州名武師楊牧！」

孟元超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原來是楊牧！」此時方始恍然大悟：「怪不得秦冲剛才和我說那樣的話！」

史紅英道：「楊牧假死之事你可知道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剛剛聽得秦香主談及。」

史紅英道：「他說他和石朝璣結了仇，石朝璣知道他暗中謀叛朝廷，要將他逮捕。他這才裝死避仇的。不料仍是躲避不了，四天之前，在金鷄嶺下給石朝璣打了一掌，還受了傷呢。徽幸後來逃脫。」

金雞嶺是在東平縣之西，四天前孟元超碰見石朝璣的所在則是在東平縣之南，這兩處地方是決不能在一天之內來回的。

原來楊牧恐怕史紅英看出破綻，因為孟元超家住蘇州，假如他說出是在蘇州城外碰上石朝璣的話，難免會引起猜疑，是以他胡亂編造了一個地方。地方更改，日期也要更改，金雞嶺和東平縣的距離大概只是四五日路程，他就隨口說是四天之前了。他可做夢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巧事，那一天孟元超恰巧是碰見了石朝璣。

孟元超道：「楊牧，他，他說我什麼？」

史紅英道：「你和他的妻子可是相識的麼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不錯，從小就相識的。」

史紅英望着孟元超，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他說你拐帶了他的妻子！」

孟元超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他，他竟然這樣造我的謠言！」

史紅英說道：「你不要着急，有話好好的說。這樣說，你最近並沒有見過他是妻子。」

孟元超冷靜下來，心裏自思：「紫蘿確實是曾到蘇州看我，也難怪他的丈夫有此誤會。」

史紅英見他神色不定，却是不禁有點猜疑了。

孟元超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曾見過他的妻子，雖然那天晚上，她是蒙着面孔，也沒有和我交談，但我知道是她。她和我乃是青梅竹馬之交，不過，自從她結婚之後，我可沒有見過她。更沒有與她做出對不起楊牧的事！」

史紅英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，聽了他的話，心裏想道：「他與楊夫人的情形，莫非正像無雙與她表哥一樣？只不過一個是男的另娶，一個是女的另嫁？」

孟元超躊躇片刻，接着說道：「我和楊夫人在少年的時候，是曾有過一段、一段……這段隱情我從來沒有告訴別人，現才願意說給夫人知道。」

史紅英搖手道：「我信得過你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你的私事，我不想知道。不用說了！」她自以為猜得不錯，却不知孟元超與雲紫蘿之間的愛孽糾纏，可比林、牟二人複雜得多！

孟元超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楊牧敢情是來求賢伉儷主持公道的了？」

史紅英笑道：「不錯，逐流不在家，我只好聽他申訴了。想不到就有這樣的巧事，他剛剛說到你拐帶他的妻子，你的拜帖就送到我的面前來了，好在沒有給他看見，否則倒是要令我這個做主人的爲難呢！」

孟元超大爲尷尬，面紅過耳，暗自想道：「我雖然沒有做過虧心之事，但是楊牧未曾找回紫蘿之前，即使我有機會向他解釋，只怕他也是不肯相信的了。」

史紅英好似知道他的心意，微笑說道：「孟少俠是否覺得我的措施有點失當？」

孟元超心中有所憂慮，只好坦白說道：「我本來應當向楊牧解釋清楚的，但現在還不是遍當時機。多謝幫主爲我保全顏面，讓我得以避免了這一場尷尬的會見。但我擔心的是：他可以到你們這兒投訴，也可以到其他武林前輩之處投訴，這，這……」

史紅英道：「但求無愧吾心，何愁衆口鑠金。事情總有水落石出之時，孟少俠無須顧慮。而且我想這件事情，楊牧大概也是不願意張揚出去的。在幾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面前，我也可以爲你解釋的。」

史紅英是個精明能幹的巾幗鬚眉，但對這件事情，她却是估計錯了。

俗語雖說「家醜不可外揚」，但因楊牧已經投靠清廷，要楊牧把「家醜」外揚，這正是楊牧的頂頭上司——御林軍副統領石朝璣的主意。爲的就是陷害孟元超，破壞他在武林中的聲譽！楊牧一來是身不由主，二來亦是由於對孟元超的極度妒忌，妒火攻心，也就不惜撕下臉皮，執行石朝璣的計劃了。

「但求無愧吾心，何愁衆口鑠金」。孟元超聽了這兩句話，心裏却是不由得暗暗叫

了一聲「慚愧！」想道：「我雖然沒有和紫蘿做出對不起她丈夫的事情，但我對她的相思情戀，八年來却是從未稍減！」

史紅英說道：「這件公案，我倒不是有意偏袒你。只因你的爲人，我們夫婦早已知道。楊牧在荊州頗有名氣，但我畢竟還未深知他的爲人。」

孟元超大爲感動，說道：「我一個末學後進，金太俠和夫人這樣看得起我，我真不知應該如何報答知己了。」

史紅英笑了一笑，又道：「其實我早知道他的妻子不是你拐帶的了！」

孟元超怔了一怔，連忙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史紅英緩緩說道：「因爲有人在太湖見過楊牧的妻子雲紫蘿！」

雲紫蘿的行踪之謎突然從史紅英的口中揭露出來，這正是孟元超想要知道而無從打聽的消息！孟元超不禁又驚又喜，失聲說道：「有人在太湖見過她？她怎的到太湖去了？那個人又是誰呢？」要知雲紫蘿是武學世家，却非江湖女子。她的熟人，非親即故。江湖上的一般人物，決計不會認識她的。是以孟元超不禁感到有點奇怪了。

「是我和逐流一個相當可靠的朋友，」史紅英說道：「他與楊牧夫妻素不相識，但他却識得雲家的『躡雲劍法』。」

孟元超詫道：「他曾見雲紫蘿使劍？」

史紅英道：「不錯，他曾在太湖的西洞庭山看見一個黑衣女子和人比劍，使的正是躡雲劍法。對方是什麼人，他不知道，不過這人的本領也是極其了得，黑衣女子使到最後一招『橫雲斷峯』，方始將他打敗。」

「前兩天這位朋友來到我們家裏，邀逐流往泰山觀禮，不知怎的說起這件事情，當時因為他們行色匆匆，我就沒有向他仔細查問底了。」

孟元超很想知道再多一些，但可惜史紅英所能告訴他的就只是這麼多了。那個朋友的名字，她也沒有說出來。孟元超和她畢竟只是初次見面，她既然不肯說，孟元超自也不便再問。

史紅英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說道：「楊牧的岳父是雲重山，雲重山是躡雲劍法的嫡系傳人，他只有一女兒，這些都是我早已知道了的。所以當楊牧說到他要找尋妻子之時，我就敢斷定我那個朋友在西洞庭山上所見的黑衣女子，一定是楊牧的妻子雲紫蘿無疑了。」

「你可曾把這個消息告訴楊牧？」孟元超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問道。

「我和楊牧夫妻之事定有蹊蹺，我又不是熟悉他的爲人，是以暫時我還不想告訴

他。要待真相清楚之後，方能決定讓不讓他知道。」史紅英答道。

孟元超吁了口氣，心上的塊石頭落下來了。這霎那間，他忽地感到內疚於心，「爲什麼我也不願意楊牧知道呢？」

史紅英繼續說道：「但現在說來，查究楊牧失妻的因由倒不是最重要的了，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楊牧所說的他給清廷緝捕之事是真是假。他爲什麼對我撒謊說是給石朝璣打傷？孟少俠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孟元超心神不屬，說道：「這個、這個，我可不方便插嘴。按說雲紫蘿願意嫁的人，想必也不會是壞人的。」

史紅英聽得他爲楊牧辯護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對楊夫人倒是很有信心。不過世事難料，人心難測，往往有些事情是出乎常理之外的。咱們還是小心謹慎的好。」

孟元超面上一紅，不敢再說，只好答了一個「是」字。

史紅英笑了笑，看了看孟元超，又再說道：「但這件事情對你來說，恐怕却是最重要的了，因爲楊牧的失妻公案，牽涉了你在內。」

孟元超不願說謊，答道：「不錯，我是想早日探明真相。」

「聽說你是爲小金川的義軍聯絡各路英雄的，是嗎？」

孟元超雖然一省，恭恭敬敬的又再答了一個「是」字。

「那麼你現在準備上那兒？是泰山還是太湖？」

「這，這個，我——」史紅英的這個問題突如其來，孟元超一時間倒是不禁躊躇難決了。

「你一時未曾想好，那也無須立即答我。經過深思熟慮之後，再行定奪，也還不遲。」說至此處，史紅英若有所思，停了一停，給孟元超換了一杯熱茶，然後才接下去說道：「泰山之會，各路英雄，都會到場，你要替義軍聯絡他們，這是一個好機會。但我也可以想像得到，這件公案，一日未曾查個清楚，你就一日難以安寧。所以，你若是先要到太湖訪查楊夫人的真相，那，那也好。」

她說的是「也好」二字，不言而喻她是，希望孟元超先赴泰山之會的。

孟元超一陣迷茫，半晌說道：「多謝幫主關心，告訴我這許多事情。時候不早，我想告辭了。」

史紅英道：「不錯，不論是上泰山還是往太湖，你可都得趕路。好吧，那我也不挽留你了。」

孟元超走出金家，悵悵惘惘的獨自前行，心中翻來覆去只是想着一個問題：「我應

該到那裏去？」

八載相思，當而錯過，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雲紫蘿的消息，還能再錯過麼？

可是若果錯過了泰山之會，以後就要逐一去拜訪各路英雄，還未必見得着，這就更失時費事了。

孟元超本來是一向很有決斷的，但此際却是給這個問題困擾，大感躊躇，意亂情迷了！

x

x

x

「我應該到那裏去呢？」困擾着孟元超的問題也同樣的在困擾着雲紫蘿！

那日清晨，在她避免和孟元超見面之後，她踏着故鄉的泥土惘惘前行，就像孟元超現在一樣，反覆的想着這個問題，不敢回頭，但却肝腸寸斷了！

夫家不能回去，愛子被人搶走，母親下落不知，情人又不敢晤面。「天地雖大，何處是我容身之地？」雲紫蘿想到傷心之處，不覺珠淚潸然，雙腿如同墜了鉛塊一般，不知道應該怎麼走了。

正在雲紫蘿柔腸寸斷，惘惘前行之際，有一個趕早市的農家少年，挑着兩籠青菜對面走來，看見了雲紫蘿，忽地「咦」了一聲，就在雲紫蘿的面前停下了。